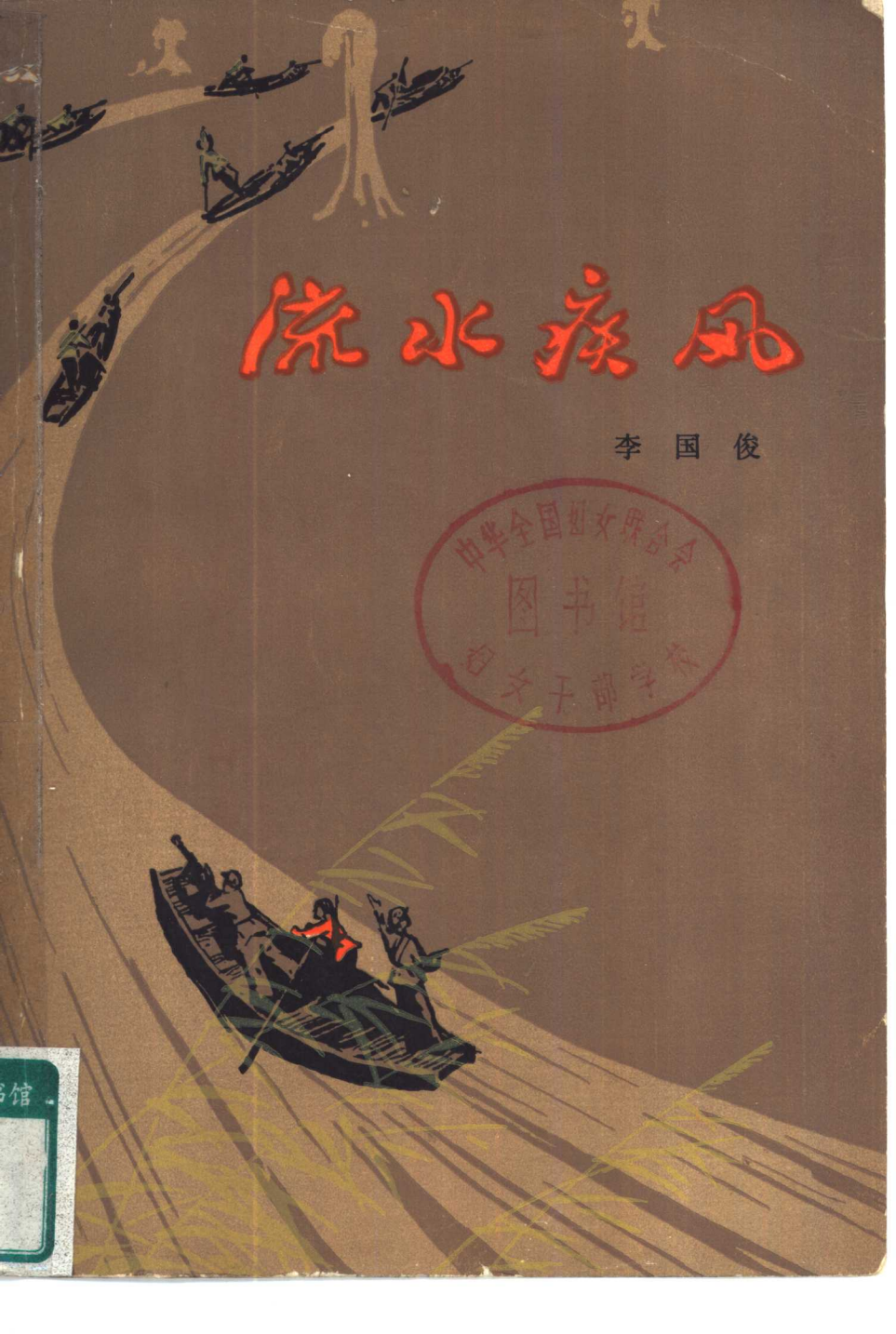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流水疾风

李 国 俊



I247.5
115

流水疾风

李 国 俊



女子学院 0032084



内 容 提 要

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，豫东地区的人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在这里开辟了以睢、杞、太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，发展了大批抗日武装，和日伪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

这部长篇小说以此为背景，着重描写了活跃在黄泛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。这支游击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，巧妙地利用黄泛区这一有利地形，象流水疾风一样，声东击西，忽南忽北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粉碎了敌人多次残酷的“清剿”“扫荡”，不断发展壮大，后来上升为主力部队。

小说人物性格比较鲜明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朴实，有乡土气息。

流 水 疾 风

李 国 俊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21\frac{1}{4}$ 印张 413千字 8插图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25 定价 1.20 元

李大刚

陈铁

赵志成



刘淑华

陈红

李玉香



夏宝財

夏来山

池水龟郎



第 一 章

伟大的抗日战争，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。

五月下旬，在广阔的豫东平原上，突然乌云滚滚，狂风怒吼，细细的黄沙象烟雾似的被风卷上了天空，黄沙和乌云搅在一起，整个天空变成了灰黄色。然后那弥漫的黄沙，又从空中撒下来，平地上顿时出现了无数的大小沙丘。

风越刮越大，沙越飞越猛。天空在呼啸，村庄在动摇。沙土打在房顶上、树林中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。原野上一望无际的黄了梢的麦子，摇摆着被风沙按倒，有的被连根拔起，上下旋转着随风飞向远方。那些出土不久的秫苗子和谷苗子，霎时间就被风沙埋在土中。

横跨中原的陇海铁路线上，一列军运火车，急促地喘息着，顶着风沙由东向西奔驰。每过一个车站，机车根本不停，如吓惊的野兽，吼叫一声便冲了过去。机车挂的车厢，象一条灰色的长虫，在沙雾中徐徐蠕动。那些平板车皮上，装满了崭新的汽车、大炮，绿色的帆布上落了一层沙土。高帮车皮中拴满了骡马。这些骡马，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有吃到草料

了，饿得伸着长脖子仰着脑袋弹着蹄子吼叫。

一节节沾满油污和灰尘的闷罐子车中，挤满了身穿灰色军装，头戴国民党帽徽的士兵。一个一百四五十人的连队，通通挤在一节车厢里。当官的害怕士兵开小差跳车逃跑，车皮的门窗都被锁了起来。那些士兵们在车内，脊梁贴着脊梁，脑袋碰着脑袋，既不能坐，更没有睡的空隙。有的被挤得两脚悬空；有的士兵实在动弹不得，只好把大小便拉到裤裆里，整个车厢内散发着腥热臊臭的气味。有一个眼泡浮肿，后脑勺平平的士兵，在车厢的拐角处实在忍受不住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他妈拉个巴子，在战场上被打死，也比在车上挤死强。”边骂边用头“咚咚”地撞着车皮。听口音是个东北人。

靠他旁边的一个面色黝黑的士兵，操着河南口音说：“大兄弟，忍着点吧！快到开封了，一到开封就能喘口气啦。唉，他娘的，把我挤得象扁担，肋巴骨都快断了。”

那东北口音的士兵，流着满脸的汗水，又高声咒骂：“妈拉个巴子，我到不了开封就没气喘了。”说着他用力向周围挤抗，脸色已经发紫。顿时车厢内一阵子骚动。

在车皮的另一头，有一个汽油桶。上面坐着一个头戴大檐帽的军官。那人肥头大耳，乌黑的一脸横肉上冒着汗珠，象熟猪肝上沁出的油。那军官听到车厢内士兵们咒骂喊叫，他把牛眼一瞪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从木壳枪套里抽出了一把快慢机盒子。

“他妈的，你们吵个啥，没看现在是啥时候，日本鬼子

在屁股后追着，能坐上火车往大后方跑，算是咱祖辈子烧好香啦！要是没有火车坐哇，哼！咱们早就没气喘了。”那军官说到这里，把枪口往上一扬，“大家都给我老实点，谁再动弹我就枪毙他！”

这个黑大胖子就是这个连的连长。士兵们一听连长发火，谁也再不敢吱声了。

列车的最后一节，是一辆绿钢皮的二等客车。车厢内虽然有一百多个座位，但稀稀拉拉只坐了二十几个人。在中间的一排座位上，铺着雪白的被单，被单上仰卧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官。这人高大的身材，显得有些消瘦，蜡黄色的长脸，鼻子下面留着短短的胡须。身穿一条灰色卡叽布军裤，一件白色丝绸衬衣。一支左轮手枪、军上衣和大檐帽挂在衣帽钩上。靠近窗子的台桌上，放着几盒已打开的水果、鱼肉罐头，还有一瓶白兰地酒。几个身背驳壳枪的马弁，坐在周围。另外有十几个校、尉级军官在对面的座位上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睡着，有的在玩牌赌博。那穿白衬衣的军官，睁开了半睡的眼睛，看了看手腕上的金壳手表，慢慢地坐起来，望着对面坐的一个年青女人说：“太太，快到开封了吧？”

那女人约有二十出头，头发烫得象个绵羊尾巴。她身穿一件天蓝色带红花的旗袍，白嫩的细长手指上戴着一枚镶着绿色宝石的金戒指。她听到军官问话，向那军官送了个秋波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军座，早着哩，刚过商丘。”那女人说着向车窗外瞥了一眼，回头又向那军官一笑，说：“我说军座，好运气都叫你摊着了，部队刚换上了新式装备，开到前线一

枪未放，就又往大后方撤。这回呀！可钻到保险箱里啦。”

那军官仰脸一笑：“呵呵，这是命令嘛。作为一个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”

那女人把头一歪，用斜睨的目光望着军官说：“不过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咱们这些装备优良的军队，从前线退下来，也难怪老百姓一看见就翻着白眼，又是跺脚又是骂呢。”

那军官点燃了一支“三炮台”香烟，口里吐着烟圈，冷冷地一笑，说：“太太，你真是个小傻瓜。你懂个啥！这是蒋总统的战略。”那军官向前欠了欠身子：“告诉你，这就叫保存实力，以后还有更大的用处呢。”

那女人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说：“以后？”

“对，以后。”军官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蒋总统的主张是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国共两党打了十年内战，始终未能除掉共产党这个祸根。抗战爆发了，共产党不是主张坚决抗日吗？那好，就让他们那股小小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去和日军碰碰吧！嘿嘿，这就等于撒米喂鸡。蒋总统早就看清了这一着，他才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呢！用日本人这把刀去消灭共产党，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，最后来个……”那军官把拳头一握。

“最后来个鹤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对吗？”

那军官洋洋得意地说：“太太，你真聪明，哈哈……”

从旁边走过来一个军官，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：“报告军座，列车已过民权，现在风沙很大，机车减速，恐怕到郑州

的时间要……”

军座望了望车窗外一片黄腾腾的沙雾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鬼天气！”他看了看手表说：“不必担心。据可靠的情报，日军今日早上仍在山东城武一带，就按这样的速度，摆脱他们没有问题。况且我的部队，已全部登车。刘处长，你马上发电报和后面的部队联系，命令他们路上不准停车，快速前进！”

那刘处长打了个敬礼，说声“是”，向车厢后头的小房间走去。

风逐渐地减弱了，天空中的乌云显得更浓了。虽然是正晌午时刻，但看不到一丝阳光，整个大地呈现暗灰色。列车增加了速度，象野马似的向西奔驰。

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。突然三架涂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，从东北方向低空飞来，象三只乌鸦，险乎擦着列车的车厢而过。接着轰轰几声巨响，几个高大的烟柱，在机车前方的铁路线上升起，烟柱顶住了乌云，象几个高大的蘑菇。那几架飞机，在上空绕了一个圈子，又对着列车俯冲下来，机头上冒出一连串刺眼的火花，只听“哒哒哒……”一阵机关炮扫射在机车上。正在高速前进的列车，突然“哗哒”一声，一个急刹车停住了。由于机车停得过猛，车上的骡马，险些被甩出车外。闷罐车里的士兵被这一突然震动，象谷个子似的往车厢的一头拥去，一个压一个的倒在一堆。那个黑大胖子连长，也头朝下从汽油桶上栽下来。最后那辆绿钢皮客车里的二十多个军官，也都从座位上栽了筋斗，个

个鼻青脸肿。几个背枪的护兵，把军座和军座太太从座位底下扶起来，那女人吓得浑身发抖，面如土色。

铁路被飞机炸断了，机车炸毁了。后面的列车接踵而来，一个小小的内黄集车站的四股道上，全被军运列车挤满了。后面陆续赶来的列车，只好头顶尾，尾对头地停在干线上。一眼望去，好象一条倒塌的城墙，高低不平地摆了十几里。

军座和那女人从车厢上走下来。随后几个护兵、参谋、处长们也都下了车。那女人拉着军座的一只胳膊哭丧着脸说：“军座，怎么办呀？我的金条皮箱还在车上呢。”

军座哪还顾得这些，惊惧地望望天空。他甩掉太太的手，对站在旁边的军官说：“立即传达我的命令！各列车上的部队迅速下车，在铁路两旁作好防空隐蔽，暂时休息。命令工兵营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铁路修复！听见没有，一个小时之内给我修复！”

“是，军座，我立即布置。”那军官顾不得敬礼，拔腿就走。

军座把手一挥，高声说：“等等，命令各团，每团派一个连，架起机关枪监视着部队。我部河南人多，这里离他们的家乡很近。如发现有开小差逃跑的，不用请示，立即就地枪决！”

几分钟过后，军号声象叫丧似的在铁路上响了。那些国民党士兵个个象出了笼的囚犯，一窝蜂似地从车厢中跳出来。有的一下车就蹲在车旁大小便，有的伸懒腰打呵欠，有的骂骂唧唧地摔枪托子。

在车站的东南角不到二里路，有一个圩寨，大约有百十户人家，这就是内黄集镇。这些军队一进镇子，就钻到老百姓家里，翻箱倒柜，抓鸡捉狗，劈开老百姓的桌子、门板，烧鸡煮羊。顿时镇内鸡飞狗咬，人哭牛叫。

座落在十字街口的一个店铺里，挤满了国民党匪徒，有的抓起一把红糖往嘴里塞，有的抢一包果子往袋里装。不大一会儿，能吃的、能用的东西被抢劫一空。

那黑胖子连长正抓着一个酒瓶子仰脸“咕嘟，咕嘟”地往肚子里灌，突然他听得身后“啪”的一声，一马鞭子落在他的头上。

“他妈的，你这个警卫连长是干什么吃的，还不赶快把部队拉出圩寨警戒！”

酒瓶子“砰”的一声掉在地上，黑胖子连长回头一看，立即打了个立正，说：“是，军座，马上就去。”军座又瞪了那连长一眼，转身带着几个马弁向南街走去。

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过去了，铁路还没有修好。那些国民党士兵们在圩内街心里，老百姓的家院里，圩外的树底下，一片片地躺倒睡觉，有的围坐在一起推牌九、掷猴子，有的在垂头叹气想心思。

在一棵大树底下，有两个士兵正在交头接耳低声私语。那个东北口音的士兵问：“陈奎哥，这里离你家不远了吧？”

坐在旁边的约摸二十四五岁的士兵，圆圆的脸蛋，个头不高，墩墩实实。他正低头沉思，抬起头来说：“不远了，俺家是杞太县城西三里陈家洼的，离这不过几十里。唉，被

抓丁已经三年了，不知家里咋样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陈奎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松林兄弟，别提了，说起来伤心。家里有娘、有媳妇，离家那天，俺娘还病在床上，媳妇刚生下个男孩子，还未满月呢。”陈奎一提起被抓丁时的情形就揪心地难过，他低下头去，眼眶里涌出了泪水。

王松林说：“我现在越走离家越远了。要是离我家别说是几十里，就是几百里，我也脚后跟抹油溜走了。”

陈奎一听，急忙抬头向周围望望，低声说：“松林兄弟，谁不想回家，你没见那些机关枪张着嘴对着咱哩，弄不好小命就吹了。”陈奎用嘴指指在圩寨上架起的机关枪，向王松林使了个眼色。

乌云越压越低，但仍然很干燥，不下一滴雨。天已经半后晌了，飞机在铁路沿线轰炸扫射了多次又向东飞去。忽然间在铁路北面黄河故道的上空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什么东西，有三间屋子那么长，没头没尾没翅膀，椭圆形，悬挂在空中，缓慢地轻飘飘地由东向西移动。那些军官和士兵们看到这个大怪物，都吓惊了。有的说：“是日本鬼子的飞艇。”有的说：“咱从没见过这玩艺儿，也许是个大飞弹。”大伙正在惊慌议论，忽见一匹黄马，从圩寨西门飞奔而出，骑在马上的是军座的护兵。那护兵把马鞭子一扬高声喊：“管连长，军座命令快集合部队，准备战斗。你看，那是日本鬼子的侦察气球。快呀！快集合部队呀！”那护兵指着上空那个飘动的东西，催马加鞭向车站驰去。

黑胖子连长“唰啦”一声把盒子枪抽了出来，他挺着那张肥大的肚皮高声向站在树下的士兵说：“弟兄们集合，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乱动！”黑胖子连长话刚落地，只听头顶上象刮风似的，“日——日——”接着“轰轰”几声巨响，炮弹在部队中爆炸了。

在车站北面只有几里路的旧黄河大堤上，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迅速架起了几十门大炮，在侦察气球的无线电指挥下，一齐向车站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开火了。炮弹象冰雹似的从头上砸下来，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没放一枪就象野鸭子炸群似地溃散了，象潮水般的从圩寨内向西门外涌出来。车站上的军队也平涌地向南逃窜。日本鬼子的汽车、马队、步兵迅速占领了车站，机枪、大炮、掷弹筒象雨点似的向着人群轰击、扫射，一片片的尸体倒在沙土里，麦地里。真是兵败如山倒。有的士兵被拥倒，无数只脚从头顶上踏过去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当官的骑着马冲倒了士兵，马蹄从士兵的头上踏过……

黑胖子连长正带着部队向西逃窜，一看前边正在敌人火力网之内，眼见一堆堆的士兵倒下去，他灵机一动大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！不要再往西，快跟我来，向南去，向南去呀！”

果然有百把十人，跟着黑胖子连长，越过一个土岗向南跑去。黑胖子连长象肥猪似的张着大嘴喘着粗气，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。突然从身后飞来几匹大马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军座身边的几个军官和马弁。军座的那匹黑马上骑着刘处

长。他急忙拦住了马头高声问道：“军座呢？”

刘处长把马鞭子一扬喝道：“他妈的，黑小子快让路，军座和太太都被炮弹炸死了。”说着一马鞭子正打在黑胖子脸上。

黑胖子连长被打得眼冒金花，他两道乌眉一拧，腮帮的横肉颤抖了两下，大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夺马！”喊着，举起手中的快慢机，只听“砰砰！砰砰！”几声枪响，刘处长和两个护兵一齐从马上栽下来。

黑胖子连长夺过那匹黑马，翻身骑上，低头看看那个军官还没有咽气，顺手又“砰砰”补了两枪。他向那群士兵一挥，高声喊道：“弟兄们！事到如今大伙各奔前程吧！愿意跟着我管天竹闯闯的，兄弟我亏待不了你们！不愿跟我干愿回家的，兄弟我不强留！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有这个就有饭吃！”管天竹扬了扬手中的盒子枪，又说：“闯出来打它半个天下，算是英雄好汉！闯不出来也不过丢掉这一百多斤的肉，哪里黄土不埋人呀！弟兄们，愿意跟我老管混的这就走！”

士兵们听了黑胖子连长这席话，有的表示愿意，有的犹疑不决。王松林拍了一下陈奎的肩头，说：“奎哥，走，先跟着混几天再说。”陈奎见三面已被日本鬼子包围，便和王松林随着那群士兵跟在黑胖子连长身后，向南进入了一片槐树林。

二

静静的夜晚，半个月亮悬挂在天空。几朵棉絮似的白云，在月亮前面缓缓飘浮过去。大地上忽儿明亮，忽儿又暗淡下来。

在豫北平原上，我一支八路军部队，根据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的命令，飞兵下了太行山，正疾速东进，准备渡过黄河，深入敌后抗日。几天的行军，经过辉县、汲县来到了封丘地带。

走在尖兵连最前面的有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，他中等身材，穿一身破旧但很合体的草绿色军装，左腋下挂着一支带有皮套的二盒子，右边挂了个帆布挎包。那条宽宽的皮带，紧紧地吧枪和挎包的背带扎在腰间。皮带上挂着一把五寸长的尖刀，刀子插在一个自做的牛皮套里。膝盖以下裹着人字形的绑腿，脚穿草鞋，走起路来显得格外麻利。他身后背着一个轻便的背包，宽厚的肩头上扛着一挺捷克式机关枪。这人就是尖兵连的连长陈铁。

部队快要过黄河了，过了河就是敌占区。他一边大步走着，一边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。正走着，从后面一拐一拐地跑来一个战士，他拉住陈铁的背包，恳求地说：“连长，快把机枪给我吧！我能走得动呀，你已给我扛了四五十里了！”

陈铁回头含着笑嗔怪地说：“你这个牛子，想咋着，又